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心中在盤算著應付之策，表面仍上異常地平靜道：「主人是存心要將我殺死在此地了！」

駱仲和冷笑道：「這是你自己找的，天大富貴送到你手上你不要，反而拆穿我的行藏……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主人這樣說法，好像是我今天非死不可了！」

駱強立刻道：「殺你這種毛頭小子比踩死一隻螞蟥還簡單，小子！你不是自負神射無雙嗎？現在不妨多用你的金僕姑長箭，看看是能保全你的狗命！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你們既然敢如此目中無人，自然是認為天下無人能敵那你們為什麼不明日張膽，暢開手來幹呢？」

駱仰和哈哈一笑道：「我在西湖上故托神仙，就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引來一些所謂江湖高手的幾年以來，祇有李總鏢頭一個人略示身手，江湖人要不是死絕了，便是知道厲害，不敢前來送死……」

金蒲孤也哈哈大笑道：「冒充神靈，嚇唬無知愚民，那是江湖上的下三濫玩意兒，真正的高人才懶得來管你們的閒帳呢？李總鏢頭若不是剛好湊巧住在此地，恐怕也不會有興趣伸手……」

駱仲和神色一沉道：「假如把你金大俠

的腦袋掛在大門口，再加上那一囊金僕姑驚翎長箭，大概可以吸引不少的觀眾吧！」

金蒲孤笑笑還沒有作聲。

呂子奇已搶著道：「金大俠的腦袋祇怕不好取，你們若能將老朽的六陽首級掛高竿，就足夠稱字號了！」

駱強冷聲道：「你老得祇剩一把骨頭，腦袋割下來就被風吹乾了，人家還以為我們是賣狗肉的舖子呢，還是那姓金的，他的一隻耳朵，掛出去才是不二標誌！」

這傢伙的言詞十分尖刻。

呂子奇的一部雪髯聞名江湖，他故意指出來說成山羊鬍子，更以賣狗頭暗掛羊頭之讖嘲。

呂子奇如何忍耐得住，暴喝一聲，探手就是兩枚錢鏢，駱強看都不看不一眼的伸手輕輕一撈，即將錢鏢握在掌中，故意用手一捏，錢鏢化為一片碎屑，從指縫中漏下來！然後冷冷一笑道：「呂老頭兒，聽說你以十二枚金錢鏢在江湖上打出一點臭名氣，怎麼這次出來，老眼昏花，把麥餅帶在身邊當作金錢鏢了呢！」

呂子奇神色一變，他明知這傢伙內功卓絕，錢鏢出手時，用了好幾種手法，怎能被對方輕而易舉地接了去，而且還把兩枚風磨銅的錢鏢握得粉碎！這證明了對方不但內力



崔幼晴誇張的肢體動作惹來大家一陣大笑。

崔幼晴以誇張的笑容來掩飾自己的心慌，刻意閃躲孟虎投來的眼神。

「就說晴晴一定會跟孟虎和王光陽合得來，虧你之前還在窮緊張。」曾瑪莉很得意的啞了俞宇堂一聲。

「拜託！我哪知道晴晴和阿虎是舊識呀。」俞宇堂一臉無辜。

崔幼晴看著俞宇堂。她不久前才決定不要再和孟虎有任何接觸，沒想到現在卻掉了另一種模式的接觸。她，該住下來嗎？

俞宇堂的體形和孟虎相當，也都有著濃濃的書卷味。

祇不過當理財專員的俞宇堂有著風趣幽默的一面，更有玲瓏的交際手腕。

孟虎則顯得沉穩成熟聰穎，讓人猜不透他的想法和心思。

至於從事程式設計的王光陽，笑容裡有著大男孩的羞怯，一點都不像是個三十歲的大男人。

孟虎來到崔幼晴身邊，以兩人能聽見的聲音問：「妳的腳還好嗎？」

「我的腳……沒事！」崔幼晴有點被嚇到，沒想自己那輕輕的一拐，他竟記得這麼久。

「喂，阿虎，別咬耳朵，想要跟晴晴聊天的話，待會會留時間讓你們單獨相處，現在，先把我的事情解決了。」

俞宇堂的話讓崔幼晴感到有些羞赧。關於她去孟虎公司面試的事，既然他沒提，她也就不說，兩人很有默契的隱瞞這件事。

「帶晴晴看看你的房間啦，廢話這麼多。」曾瑪莉嘴裡念著，手卻緊緊牽牢著俞宇堂。

孟虎的眼神深幽不見底。瑪俐和晴晴是同學，瑪俐和宇堂是情侶，宇堂和他是室友，而他和晴晴是登山社的學長學妹。

但是瑪俐和宇堂卻不知道他和晴晴認識，看來晴晴不是個多嘴的女人，甚至沒

深厚驚人，在接暗器的手法上也有獨到之處，所以才能把他用在錢鏢上的動力一起化解，使他們不等發揮作用，即告消失！

當時臉上不動聲色，又對將其餘十枚錢鏢一起扣在掌中，故意向門口走去道：「你說得不錯，老夫在進門的進候，由於眼力不濟，在門檻上絆了一下，當時沒注意，也許把真正的錢鏢失落在那兒了……」

駱強一時弄不清他的用意，厲聲道：「老傢伙，你別找機會想溜！」

呂子奇哈哈一笑道：「這地方無異銅牆鐵壁，老夫就是想溜，祇怕也溜不出去！」駱強叫道：「你既然曉得，何必還要花樣呢？」

呂子奇已經走出十幾步了，驀然回頭一揚道：「老夫是怕距離太近，一下子把你打個前心穿後背，所以才走遠一點，叫你好提防一二……」

駱強臉色微變，連忙趕了上來，先前他所以能那樣順利接住錢鏢，正是站了距離近的光，因為這種成名的暗器，手法上變化甚多，距離越遠越有力量！正如人與馬匹賽跑一樣，任何是什麼千里名駒，剛起步時，人一定比他跑得快，距離長了，馬力真正發揮開來，才見優劣之分。

呂子奇首次出手，就是吃了這個虧。二人距離不到一丈，錢鏢出手即至，許多變化都未及施展！駱強不擅長距離發暗器，他的急箭射法是距離越短，對方越難躲避，所以沒提防到這一點。

呂子奇自動提後，他才警覺過來，雖然他自信有相當把握，可是呂子奇一嫖連創他十二枚長箭的手法的高明，使他不得不暗作戒備，尤其是現在，他怎肯置自己於不利之地位！（一五五）

有把他公司面試的事說給瑪俐，否則依宇堂和瑪俐的個性，絕對會嘖嘖出來。

如果她知道他住在這裡，應該不會來看房子吧？

而她才剛拒絕當他的助理，有可能會搬進來住嗎？

「這間最小的房間就是我的。」俞宇堂打開靠近後陽台的房間門。

單人床、書桌、簡易型衣櫃，把小小的房間塞得滿滿，難怪曾瑪俐和俞宇堂無法在這裡恩愛，因為空間實在太小了。不過，對崔幼晴來說卻是綽綽有餘。

「這間是浴室，目前是我跟光陽在使用。」俞宇堂比著小房間隔壁的房間。

「這間是阿虎的房間。」俞宇堂繼續比著小房間正對面的大房間。「阿虎最享受了，裡頭有單獨的浴室，所以不用跟我和光陽搶廁所。」他又比著大房間旁邊的房間。「這間就是光陽的房間，祇比我那間大一點。誰讓光陽這麼壯，所以房間也需要大一點。」

俞宇堂帶著崔幼晴看了一遍，大家才又回到客廳。崔幼晴和曾瑪俐坐在兩人座的沙發上，三個大男人則坐在三人座的沙發；曾瑪俐去冰箱裡拿了幾罐飲料，一人一瓶的扔給大家。

「晴晴，怎麼樣？喜不喜歡？」曾瑪俐心急的問。「要是可以的話，明天就可以搬來了，這個月的房租就當我送給妳。」俞宇堂比曾瑪俐還要急。（十二）

我一直想去看看八墓神，八墓神是這個村莊所有罪惡和災難的源頭，儘管這麼做對眼前所發生的問題毫無幫助，但是我還是認為有必要去。由於哥哥突然去世，使得田治見家上上下下一片混亂，加上一來這裡我就遇到一連串奇怪的事，忙得沒時間考慮自己的生活，難得此刻心情沉靜下來，才發覺自己一直都沒有機會出去四處看看。

就在哥哥作頭七的那一天，美也子提早過來幫忙，我趁機把這件事告訴她。

「選日子不如撞日子，乾脆我們現在就去吧！反正作頭七我也幫不上什麼忙，而且傍晚以前麻呂尾寺的住持都在，這中間還有一點時間，倒不如我們現在就去。」

就這樣她邀我一起去。

由於我們都是在都市市長大的，所以不知道在服喪期間不可以到廟裡拜拜。我想，我們就算知道，恐怕也不會注意到的。

當我將這件事告訴姐姐時，她有點驚訝，但是她還是附和著說：「這樣啊！那你就好好玩吧！不過要盡早回來喔，因為客人快來了。」

「好，我們很快就會回來的，那邊離這裡不太遠。」

我們穿過寬廣的和室從後門出去，一出後門就見到一段上坡路，再向前走幾步，有一個小小的蓄水池，還好這附近沒有什麼住家，不用擔心會碰到人。

在蓄水池的旁邊，有一個用花岡石堆砌成的墳墓，週圍用黑檀木柵欄圍住，在下方的石頭上立著一個石碑，上面寫著「田治見家之墓地」。

在此之前，我曾經在哥哥下葬時來過一次，墓地旁邊有一條小路，從這裡往前走，是一個小山坡，種著纖細瘦長的赤松，四週立著零星的墓碑。這個山坡就是八墓村村民永眠的地方。

「不知道金田一耕助這個人還在八墓村嗎？」

我突然想起金田一耕助，隨口向美也子詢問一下，然而美也子卻突然皺起眉頭說：「是啊。他還留在這裡。」

「他到底是什麼人？是不是警察？」

「這個嘛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我猜他可能是個私家偵探。」

「私家偵探。」

我聽了有點嚇一跳。

「那他是為了毒殺事件而來這裡調查的嗎？」

「不會吧！他來的時候，久彌中毒那件事又還沒有發生，況且事情發生在田治見家，家裡的人最有嫌疑，而西屋與東屋又沒有仇恨，也沒有道理請私家偵探來調查田治見家的人呀！」

「話是沒錯，但是，為什麼野村先生會邀請私家偵探來這裡呢？」

「這個我就知道了。我認為他來這裡應該沒有特別的目的。聽說有人委託他到鄰近的鬼首村去調查案情，那邊的事解決了，他才順道到這裡來休息一陣子的。」

「噢，怎麼會有人請那種人來調查呢？」我不知不覺將心裡的不滿說出來，美也子聽了哈哈大笑。「怎麼說得這麼難聽！俗話說：人不可貌相，說不定他還是個名偵探哩。」（四十二）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卻說外面張澄江和顧躍仙向華刺史道：「小婿們於今不是外客了，須要請見岳母老夫人，以便日後來往。」華刺史道：「這也無妨。」便走進裡面，向華夫人道：「那張家女婿和顧家女婿，要請你出去拜見。我想於今既系至親，便出去見見無妨。」華夫人聞言，連忙整整衣服，喚四個丫頭相隨，同華刺史一齊走到廳來。張澄江和顧躍仙忙忙出席，整衣下拜，蔣青巖也在內同拜。華夫人道：「青巖侄兒是從見過多遭的，不須又拜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往日足拜姑娘，今日足拜岳母。」華刺史聞言，不覺失笑。華夫人祇受了他三人兩禮，他三人起來。一併站在下手。華夫人細看這三個女婿，真個都是人中麟鳳，不覺喜逐顏開，向蔣、張、顧三人道：「三位賢婿請坐，寬飲幾盅，老身有事，不及相陪。」說罷進內去了，華刺史在外相陪，翁婿四人，盡興痛飲。飲到中間，韓香捧了一個盤兒，盤內捧了三張彩箋，寫了三首詩，站在簾內說道：「三位小姐的詩在此。」華刺史道：「你祇管捧過來，這是三位姑爺，今日是拜岳母，此後不須迴避。」韓香祇得低了頭，捧到席前。華刺史先取柔玉小姐詠菱花宮鏡詩，遞與蔣青巖等三人同看。那詩道：皎皎凌秋月，菱花兩參成。

秦宮與漢代，成敗爾分明。

蔣青巖等三人看罷，一齊喝采。華刺史向蔣青巖道：「這首詩賢婿就收下罷。」蔣青巖連忙放在袖中。再取過掌珠小姐詠那琥珀鴛鴦扇壁的詩到席上看，那詩道：

千年松柏精，鑄成鴛與鴦。

松柏耐歲寒，鴛鴦會雙翅。

看罷，也連聲稱讚，華刺史便交與張澄江收下。再看那步蓮小姐詠碧玉鎖紙的詩，那詩道：

玉體本堅貞，好靜觀書卷。

無風吹不移，色映苔痕淺。

三人讀了一遍，亦復讚歎不已。這顧躍仙亦不待華刺史開口，他便將這詩放在袖中去了。蔣青巖等三人，又齊起身向華刺史稱謝，又各奉華刺史三大杯酒，說道：「三位令愛高才博學，皆岳父岳母倆大人家教，今日豈可不痛飲幾杯？」華刺史也不推辭，翁婿四人，飲至更深方散。

不說華刺史回入內宅事，且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，心中萬千喜慶，都道那自觀和向是活佛出現。

轉到書院中，各人取出小姐的詩來，拿在燈兒下細細吟誦，比讀四書經傳還恭敬百倍。又彼此換看一番，然後各人收藏了，方才去睡。（三十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45年
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

傳真：314-991-2554

e-mail:slcj@slcjmail.com